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二)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一

敬和堂集八卷(存四卷)

〔明〕許孚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九七

衛陽先生集十四卷

〔明〕周世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周承芳刻本

.....五四九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

(二)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文肅集》
五十二卷附錄二卷《提要》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鼎時敘校梓

傅仁泉巡撫

于肅愍改謚議已下部覆行方今世風日往以
械利權譎相高誰復急社稷之慮薦惻惻之忠
惟門下借先賢以立表高山仰止豈特于氏之
宗祊綴福而已哉不勝欽服

楊益所御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文忠公精忠大烈耿耿汗青昔人有執鞭晏子
思棠召伯者今不佞豈異情哉文武世蔭向係
國恩實亦以天祚明德使足下名家子弟日引
而月長之也

王平溪郎中

尊先翁忠信行于蠻貊勲畧垂二紀而比以西
界小騷翕訛觀望之徒矢口追尤首事者小珥
三反中以此爲第一義顧其言不知當否而盡
念遠矣蕪表非敢遂妄意登石以辱孝思也

陳愚所副使

徐州之說弟昨聞之周尚寶摠河方在彷徨進退之間而所乘所遇又如此弟遂爲之灼腸如兄所論遷城一說工雖小而覺動聽大除是引濬漕河別道或可亟行而又不審財力能辦否將來可保其萬全否更望老兄熟思行所無事之計不敗成功不貽後患而摠河公處亦望以大義勉之弟亦可藉安枕矣若邊事得失頗有形而謀臣猛將差亦易得非若河流之湧汗彌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一

天神鬼出沒也乃道謀紛紛前後屢變其說初見閻長主撫剿並用則相與羣聚而訕曰嘻何其怯也及見經畧試兵水泉大創卜酋則又相與羣聚而駭曰嘻何其激也弟嘗戲謂相知不識諸公所謂士戰者以口諄之乎以指捏之乎嗟乎千載而下知必有以朝堂爲笑端者矣兄所論諸賢皆鑿鑿可當大用而見羅兄頃以緬叛爲尋得出頭之機然又不知

上果能轉圜見聽否此兄災酷相仍于幽園中

更聞母喪天之困豪傑如此或將以大用之不可知也

張豫吾縣令

足下任事之聲久飫耳中前進必媒忌却行必見忌將來實儲在府實愛在民後之人能遂剪代甘棠否也僕昨已寓書劉督餉此緇衣一念之誠亦將爲公大用左券勉之自愛

蹇理菴摠督

教來娓娓數百言此京東防守第一務乃向來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一

流議有二將官以修邊爲家苟且塗墍了事費浮于上一也長邊步步挨築東修西壞度終不能成萬里金湯二也今教中計處定費實支將官既膠手而地酌衝緩工分先後執之有未俟之有期尚何訖言之有哉閱視公不知何所作用當此之時軍情吏弊正當兩重翁臺宜會王撫臺相與調維折衷之

袁了凡主事

大議再斟酌一番更似近人可行但祖軍抽垛

二弊尚未見處分明白俟檢原教更叅伍卒業耳天下事一拈手便難且如東南浮糧一事幸有周中丞力任親委然畢竟清得幾何而所聞吳中口語尚沸傳卽公之同志反見有譁于南中者教中所謂未了心事讀之慨然老病相知且先爲公暴此肺腸而後圖其効用耳不一

李仰城提督

來教三箋備瀝肝膽且因示閱視公之相知不肖熱中方寸爲之頓涼如公家世才名寧保無王文肅公廣章卷之七
一人疑忌如近者微文小事以一人一事曖昧及若認真與之折辯則其說更長而累瓊乞閑恐亦屬文吏畫眉調舌之態不如已也幸一聽鄙言靜待躁忍待勇眼前參商將化爲和氣矣

盧石齋郡守

十五年催徵事已蒙大司農相信無復異詞但夏間頗有流言謂公催併積穀因而重追蠲緩舊糧充數本不欲爲公言但祈少思起謗之因

慎之于後耳冗次草草

秦舜峯巡撫

岑岡之寇未審其巢窟阻深黨與衆盛如此省續教知已便宜蕩定而

宸衷不驚從大觚處施斧蓋古人所謂治于神者嚴霜之後萬葉發春此門下經畧餘事惟恩威兩濟可矣

吳止菴巡撫

連枉大教皆安邊至計緬賊雖屢管我而尚未王文肅公廣章卷之七
敢訟言管我非有一旦飄風驟雨之勢而何遽愁土兵之不可急辦也顧所急目前錢糧難處而蒸米之說亦頗類斗升活計不知夷地可與屯田否幸高明努力爲之

吳止菴巡撫

緬衆鴟張三宜蓋爰爰矣據揭中諸蠻尚爲我用且頗摧銳鋒足見帷幄妙用戡定必有期但萬里之外轉餉調兵比內地十分煩費仍恐事機呼吸緩不及事使諸蠻失其時雨之望則難

合勝負未可知也大疏已下該曹自當曲處亦
豈再加詳慮先處分目前而後可仰哺朝廷與
他省之協濟耳

潘印川摠河

方今實事之與虛談爭爲雄長而老成恃其實
或以觚稜見傷後進飾其虛以曖昧取勝其挑
之有端而捕之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若
門下治河績効自在耳目原不與人爭功而人
情雖論訛能盡掩緣河內外百億之口否耶人
王文肅公廟事卷之十一
生如寄天命不常使狐狸獐貉果合噉盡含靈
則翁雖吞景大荒未必無物色者不然且因當
益享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摠河

明旨既定中外人情便覺帖然仍聞徐城積水
亦已漸涸翁旣手握造化則其他更無可憂者
余主事真似可用蔡君已于月前行大槩今日
處翁之地容多獻言者請一切和顏受之而從
容面證其是非亦收人心阻橫議之一端耳

賈珍宇御史

承示會勘河工疏葉詳委深切更無可疑公臺
卽審知城中積水與外河無干則將來縱有淋
潦正如雨集溝澮無永遠不涸之理惟趁早加
便填窪無惜小費爲望耳

周山泉漕撫

徐城水退弟久已聞耗而猶未得老丈決疑茲
聞教奏然矣弟嘗謂天下事皆可策惟河事難
策蓋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又有爾我
王文肅公廟事卷之十一
倏忽變幻皆足以成訛乃知天假摠河公之一
留不偶然也適漕臺又以伏秋水發爲憂殊不
知伐柯之則不遠將來卽小費濬築與遷城徙
河無端付巨萬之貲于烏有者利害大小何如
哉諸河臣賢勞久決當優叙一一如教奉行耳

潘印川摠河

來箋所示河道利害則
天子業以一切付翁非不佞所憂也徐方之支
離廣陵之籌勃與泗人之挑構今節節自有應

付下落翁但請放膽爲之若不佞乞骸得遂則
桃花水漲時決當幅巾奉見耳

潘印川摠河

前乞休大疏所以遽覆允者乃故人相勞苦之
私至于部議加官復官二項生等稟從其次蓋
尚慮有意外矛盾爲翁萬全必歸計耳乃留中
竟至逾時生等初亦甚愛以爲叵測既而微知
上意乃爲借寇而臺疏又相與交口頌翁翁拂
衣未定而安枕則有餘已今楊給事之疏新下

王吏部公牘草

卷之十一

八

彼處撫按之疏續上部中得再據以請旬日之
間決有明示

天子明聖翁乃其拂拭注目之臣來教所疑何
忍出口生竊爲翁預拈兩說行則感恩止則奔
命此外更無方便別門矣

潘印川摠河

承示祈禱疏揭敬已領教聞之道路大江以北
麥秋又復半荒以天道乘除之數言之則春乾
又恐夏潦更費荒度耳彭御史之言何足置辯

十五年事尚自有人任之其屬察騷動等情就
使是真若因人言而匆匆檢舉則忌者不以爲
事前容隱又以爲事後推諉矣大抵當局老成
精詳中更當着五分閒暇如欽工之賞誤作決
工則群少年尚在夢中不可不一分明也

周山泉漕撫

頃之徐州一洩水而歡頌大騰群疑屏息信乎
濟大事者之先識見也勞而不有乃盡歸之該
道與河臺意合則廟堂亦何難于相成第古人
耻獨爲君子是又一道耳

王吏部公牘草

卷之十一

九

潘印川摠河

承示引年留省不肯雖未敢贊一辭然豈不知
其苦翁果翁謀相爲脫籠解縛計哉第事勢至
此亦不由翁亦不由人必時與命會瓜熟蒂落
然後爲無悔耳見今河事正在安危間而少年
不遂方更有以薄賞爲濫恩者廟堂此時聽翁
其迹愈疑故不若且相安無事俟夏秋畢防後
相機圖之然亦不可造次也有生年至七旬誰

保家無一事身無一疾翁昔年坐錮廢憂危中尚能自遣今獨不可借境攝心因幻修幻耶努力自重

韓貞齋御史

不肖爵父子塵冒極矣年來遠寵職罪且不暇給若儼然建坊里門稱官則益愧表閭則何功乃明公被之以莫大之業而不佞且釀之爲莫大之戾其敢不引分深辭爲老母惜福計哉記得出山以來諸臺以建坊見辱者皆連名共舉王文肅公廣章卷之十一十而不佞猶不敢當一以助本州開河其一以資鄉人義田公臺特舉既過分之甚而地方又別無一事可借以行惠者故不如從中徑寢勿下本州之爲安也謹謝

光蘭窓巡撫

邊事方殷該曹自無吝惜小費之理第節年市馬給軍耗損多故若乘此修防之日整頓一番或官自園養餉其饑飽勞逸縱虜馬未必盡全不至累軍累國如目前之兩困也幸甚之

王鳳山巡撫

鑽刺將官其勢既難盡絕或可密移兵部使事過而處之何如汰冗一議雖其數不多亦可少佐虛乏不知此外于入衛兵馬中可畧裁一二班否

郝少泉巡撫

教內所言待賢將以禮待庸將以法法之行自在門下耳若禮必有與共守者頗聞連帥副摠兵而下府縣小官章縫下士皆抗行不下棄體王文肅公廣章卷之十一士而如塵土此何禮也適張戒政見過談此敢以爲門下引而未伸之意

鄭範溪經畧

初讀大疏精言虜事類不以萬物易蠅之翼者及賢子賞績教來乃不能無介介于多口欲遂爲引決去就之計嗟乎功成身退天道固然太公之表東海何遽出負旅營苑後耶乃區區私論則謂大丈夫勉一生仕必立功隱必樹節豈有汶汶泯泯抑鬱懷喪以逃文吏之口雖生

等同志能明左右之心迹將來遠聽傳訛史官承誤亦有生之至痛也翁高明豈不達此顯此以復

鄧叅將

僕念如公才不患不遇恐久擯轅下無所發其情采今海運防虜兩大議炳炳動聽矣第如公言事海則當廢漕漕廢事河河淮之民無處所矣若兩事則斷無此勢方今司農空乏云何而敢及域外事也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王文肅公贖車卷之十一而善但尚未見虜度亦可支窄隘否千百騎突平原廣野汗湯而來一車失防萬車盡廢公當更熟思之僕亦且緩頰當事盡公之用耳

王復齋侍郎

承示南都恤軍諸便宜不過調停于預支正支折色本色之間有先後而無盈縮也苦心妙用敢不仰承其兵曹會題減存月糧雖小爲破格然患切燃眉亦自不容膠柱矣

王雲泉御史

京營大議四條鑿鑿中窾而內二條爲將才尤喫緊大抵今淹滯之將多貪而自守無援于官禁無交于貴門者大司馬方注意別白當亟如來指奉行也

杜胤臺掌科

故事南省章奏無副封見及者來揭乃特爲鄙人被例三復讀之覺其引義甚正持衡甚平乃砥柱中之長厚而其他則低昂在該曹毋庸置喙已方聞南軍政久敝而將官有十年不調者王文肅公贖車卷之十一茲得公表列一番尤見公論此復

賈西池巡撫

承示條覆清查事件大抵于舊貫之中從實從省上不抗法下不拂情其灼然可施行無疑也外屯賦一事最難清楚茲如所議明設寬令與之更始則官吏之隱濫自出第祈向後更留意墾荒毋仍襲虛文爲快耳

徐仁宇御史

近來軍犯發邊之弊乃不肖親見王司馬原題

固有說也今議雖報梗然僕猶欲師其意而通之乃公臺爲寧前主畫以邊實邊則恐該曹雖欲異議而不得矣

彭念川御史

邊也政敵乃索長得自見聞之真提票特致詳謹比該曹再覆疏至則亦未見有確然處分者大揭歷引舊制議遣專官生等樂于言議主行而今日適奉

中旨以除官擾民爲疑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十一

明主德意容更折衷其間耳

張滄涯巡撫

方今天下之患在老成輕退少年輕言而至尊之令不行至公之論難奪此當事之最苦而病夫釋肩解縛之所以難也今宜留者去宜去者反留世途光景如此老先生卽高隱雲臥能遂忘魏闕之憂否耶

董得陽座師

今天下穰穰皆爭于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

中疏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爲名若直據忠肝義膽故嬰逆鱗趨灰杖下則前有楊椒山後有鄒南皋要使

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格心一助也至于語次及饒正郎乃正直中處于方今朝堂群少相與籍籍有言而甚者謂小子薦饒陰實阻之茲得令孫霽虛一聲使天下知我輩相取原不以通家而以意氣又知言出所親使小子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十五

御前密奏表于天日則師與小子皆當以令孫爲益友不學之訾非所取聞命已傳聞第四小疏已留中此愚母子之生機我師手札中所聞更有犯顏逆耳之言不知何日傳之夫

主恩如此大臣苟以逆耳犯顏博去則爲負天地負此心然使苟避犯顏逆耳之嫌諱山陰之事而不講則等之爲負也今萬謫甘之矣寧夏之變寧忘杞憂邊臣每事泄泄詔書今日發帑銀明日降溫諭如慈母之煦駑兒恐他邊各起

養亂之心而草澤之豪閭里之俠亦將有以窺朝廷也師謂何如苦冗不能細復俟得請專謁面盡

劉芝陽撫臺

不肖嘗謂吏行從人品來撫臺歷外任而轉此如大匠試有成器于胸中其左繩右墨圓轂方軫何疑也卽今三吳士庶雖仰止方新而不肖則已于十年前耳剽及臬公祖及家馭亡弟之言望而知棠陰托芘之所矣謹謝使者之辱

王文肅公贛書

卷之十一

七

道印

與公久締世外之緣嘗當沒齒不意一出支離至此今眼前法友鳳洲與麟洲俱亡觀門閒寂香火蕭條尚賴師默佑我巋然一身爲荷擔如來耳承教知惓惓見念之意鳳洲去時不亂足見道力但天生此聰明男子使再假數年成就更不可知已後死者趨色身尚強可不勉乎家幹僕歿倘歲資時缺不妨自言此事非所當懸懸也

張平野貢士

逃空數年不能得禪那一分氣力日夕反側流涕于寃親聚散岐路東西之間足下華胥夢醒念我舊游令人愧且欲歿澹園花神尚有主人遺愛乃聞敝園松菊強半已折而爲薪足下倘棹頭一傾池蛙梁燕或尙能鼓吹詩腸毋謾作北山相詢耳

王會泉叅政

吾兄靜攝中乃獨肯飯依大醫王此宿根也嘗以人間善事成之焚修乃落第二義兄老作釋態嘗見賢倩處石刻大書不遺我一希而偏好形人之短此不審如來法寶中竟是何等義諦拈得病中有戲做米字于廢揭者今漫以呈笑李繼泉兄畫品直爾大進奇哉案頭尙有不落款扇遺我一柄何如

梁霖宇贊畫

不肖適聞母病方寸亂矣乞身之後所憂違議紛紛將來國家大慮必在于此葉公膽勇有餘

識量不足公既知經畧之是萬萬不當兩可誤國也杜荀之歸不歸只在夏秋數月不肖業有成言決歸則受之決不歸則驅之驅之雖不得而口尚言歸則待之待而後戰使出在彼得無與足下指合乎方涕洟中聊此寓信不一

劉和宇詹事

第四小疏發六十餘日又未得報蓋疏中力舉山陰自代知其必忤

上旨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非敢借此博去也

王文肅公贍章

卷之十一

十一

世道真可憂如公之言則僕之自引當益力無論當寧無伊傅孔子即有之能信于已而不能信于人能信于

主上而不能信于天下安危事重非可試嘗兄其亦爲我三思否山陰之在關係不淺僕所以望公之大而先以其細規公爲社稷不爲一人也

與閣寮書

三十年來閣中套數至今日一變出相援去相

留憂喜好惡無不相同豈非弟遭運之幸而効

死之日也經不云乎思生于害害生于思夫恩

而至于害則後之人誰復肯求恩于我輩哉方

弟之四度乞還而不得也老先生所以見留者

節節有名或曰起家未久不當去今久矣則又

謂相與數年何忍去或曰是非擾擾之中不當

以發憤去今是非定矣則又謂無故不當去或

曰山陰王老先生未至閣中無人不當去今至

矣則又謂故人新聚首不當去或曰老母方安

王文肅公贍章

卷之十一

九

祿養不當去今病且不安極矣然則世上安得

有此六通四解之術後盡無一事里礙而去也

且老先生昔欲相留何患無詞過此以往將其

端愈多其說愈長而最堅難破者閣臣去留同

官不得主張之說也大馬病甚而言去則曰奈

何遠涉病未甚而言去則又曰奈何張皇然則

爲弟計者除是別尋事端以觸怒

皇上求疎諸老又除是目瞋口閉萬無生理始

見信爲真病而可脫身耳嗟乎苦不亦甚哉曹

氏亡妹乃老母之愛女降酷寒門母病轉劇如此情事乃是天絕我老先生再以

皇上爲辭不肯一臂手相爲解縛則是人又絕我方今四海窮民不肖一人而已病中揮涕執筆語涉不遜惟亮之恕之

張洪陽相公

三十年來密勿故事歷歷在眼曾見有今日我輩之同心者乎要之揔爲國家不肖不敢私謝然一官傳舍原不擬長侍左右而疾病趨之乃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手

忽出意想之外造物者或忌而爲之挹注或憐而爲之藏拙多不可知臨郊執手使人動心次日解舟而南檣櫓下上于蟬聲柳色間頓覺此身別是一副五臟自此靜調何疾不已且喜四川丈一入而傾心天下事尚可爲老丈幸苦心強力作用一番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此外千萬珍重臨書悵悵

石東泉尚書

魏督公鄭範溪皆是過才

朝廷旣已爲魏攢鄭赫然待之如神明亦當畧成首尾視其成功何如若疑而用而又疑徒使之灰心藉口以事權中掣爲解耳寧夏雖紛紛然將來檻虎之勢非擒卽走獨恐招虜招賊目前縱有功去後未必無患要在門下以沉審人機執持初議爲主貴鄉張鄭二司馬恐必不可終廢顧吏部具言張之才畧目下無雙而時議未聞物色何也聊效野芹之獻惟鑒之

牛春宇巡按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手

瞻辭之後雖匆匆束裝而尚能讀質言半部私詫語于同志謂此書必傳自今當更求明臺于人品吏才外耳確菴公品格自定乃本兵一面請劍又一面誚責此何體也陸諭德之言甚公間亦嘗與確菴相復駁論欲其酌量戰欵不宜遽笑鄭經畧耳

李及泉巡撫

吾臺之交際不施于鄙人在事之時而施於行後此意古矣近時大臣去國不以上忤則以人

言如不肖真可謂兩微其幸顧自揣薄量已盈
今更博盡有餘之名有餘之福而去夫庸知天
之不假寵而益其疾也不肖止爲桑梓經營得
一好巡撫乃銓曹終以自邊徙腹嫌于調簡其
議竟寢卽此亦見病夫之無能爲已敬謝使者

中丞泉相公

別二十日而抵家見母水陸馳驅一日數百里
之狀見者或以爲神而不知鄙衷猶以爲晚也
適兩令郎見顧與相談說生平感歎涕下誠日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

王

以痛其銜結不終以負知已而又苦風波之際
使老兄獨當補天障海之勞不能如弟之解手
則弟也雖強食能下咽哉今姑奉勸書忍字百
餘忍愛忍辱努力社稷之計而從容學禽向偕
隱顧未晚耳

王鳳山巡撫

僕頃在途僅二十日而涉三千七百里之程敢
謂不勞然博得病母早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顧不知向後風燭之勢如何耳外示胡君參疏

幾乎觸犯合朝後生之意氣偏而識見小如此
然此君自是篤實人前年曾謬薦僕而忌者幾
欲處之得此一疏乃更見師生間原無一分偏
黨僕方爲之喜不以爲憾也

石東泉尚書

賴此病母湯藥雖能支持然甫歸四日而惟
風潮之變沿海居民棲住屋梁大樹之上屋浮
樹拔則盡化爲烏有即如寒宗王承芳一家老
幼主僕室廬雞犬了無孑遺而其他可類推也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

王

天禍吳民至此饑荒且未暇論有如流言果信
島夷內窺亡命外構而方內益岌岌矣今目前
惟有早降

恩綽少收人心而萬億之命方倚門下爵巢林
鳥鳥不敢言朝事而言鄉事誠傷心慘目非得
已也

閩中公啟

近者母疾愈綿身病且劇鬼神之忌不肖甚矣
尚敢開口言及時寧耶惟是桑梓積荒遺黎暮

被風潮異常之變流屍塞川哭聲彌野真耳目所不忍聞見而昨又無影妖言散州嘉定上海之民爭門爭道而外者縱橫如亂麻此非好消息也便中更不惜緩頰

上前寬賦減織以活須臾之命則愚母子與受賜矣今書生未曉安危大計不憂腹而憂邊

主上雖聖明亦恐未必信撫按而信翁不肖草野惓惓敢喚緊奉祈惟在于此方苦瘡甚即一

客不能見一簡不能答而扶憊勸此數行幸恕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十五

草草

許張二相公

老母七月見兒之後謂其自此心安得從容調理今則又以假限將滿轉憂轉病矣

聖主之前可無再煩一言始終成就之乎不肖今已歸隱與在朝不同一字不與人辯

齊官

儲官二大事不肖更不暇辯近為此疏中畧不自明止借以形容乞休之意原不為此使

明主便于即允而老丈亦不嫌為之開言母子死生係此一舉適聞邇來官庭注嚮方隆不肖以此占天下事尚可為萬千之祝無他但願于厭煩中耐煩多事中忍事朝夕獻納之外或亦須多引老成同志託之心腹使

君側常有磊落正人翁之直道得行而不肖在遠猶近今觀此事勢則閣長必不可輕放而鄭洛當事邊臣必不可輕動此又為社稷不為諸臣也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十五

李修吾學憲

頗怪足下近來聲光杳不相接茲得教乃屢親使走數千里而辱于畝畝臥疾之廬則感喜又出望外矣病母賴天之靈與足下之芘晨湯暮藥尚在支持而不肖此歸真一絲繫九鼎可謂至險亦可謂至幸矣杞人能憂天不聞能補天妾婦能恤周不聞能造周斯時豈不肖出頭強撐之時耶但保得赤子心腸道人面目為餘生酬報知己之地耳拾得篋中有些小器服附壽